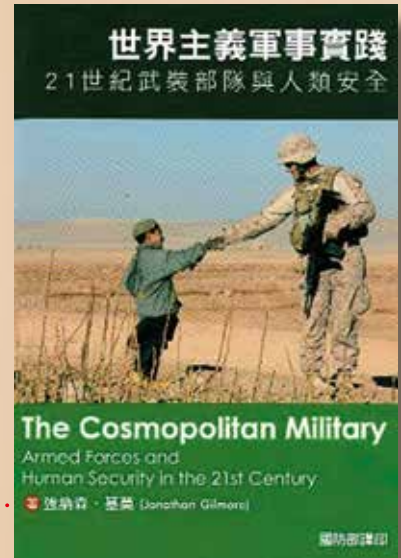


《世界主義軍事實踐 — 21世紀武裝部隊與人類安全》 讀後心得

步訓部上校副參謀長黃國揚



壹、書籍介紹

本書「世界主義軍事實踐—21世紀武裝部隊與人類安全」(Jonathan Gilmore (2015) *The Cosmopolitan Military Armed Forces and Human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本質上以世界主義實踐的構想為重心，檢視在國際關係中，以跨國道德關懷為基礎的軍事實踐，並且提出有關世界主義安全方案融入軍事實務之程度等核心問題。

本書除了瞭解有關人類安全思想、維和實務與保護平民的概念發展外，並由本書透過提出軍事部隊實務與導向的重大轉變，探討有關世界主義的實踐（除國家安全外尚肩負保護人類安全任務的部隊）以及軍事行動模式（國家軍隊採取行動保護人民的可能特定方法），俾以發揮世界主義安全作用。

研讀本書須對世界主義概念與意涵有初步認識，才能對作者評析論點及研究問題有所瞭解。世界主義是一種理想，認為全人類都屬於同一精神共同體，是與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相對立的思想。世界主義不見得推崇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僅僅是指國家之間和民族之間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經濟和政治關係。

世界主義認為：1.通過世界主義的教育，人們可以更充分認識自己。過往的觀念、教育帶有極大的侷限性。2.世界主義能幫助解決國際糾紛、爭端，有助於人類世界之和平安定。擺脫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侷限性，才能上升到世界的高度。3.世界主義認為人們應該有逾越自己民族、國家的道德義務感。我們所做的任何事，都應該考慮到它為全人類的人們所帶來的影響。4.世界主義認為人們不應該只關注自己國家內部的正義，而更要關心國際之間的正義，否則的話，這種道德觀便是不統一的、不一致的。

實踐上，世界主義不要求一個人否定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認同，但鼓勵人們走出這些認同的侷限，嘗試在更高的角度看待問題、看待自己、看待其他社會和人、看待世界。

本書認為，各國軍隊已歷經不同程度的世界主義化過程，因其角色已漸漸與保護平

民、維和行動、國家建立，還有促進並捍衛人權有關，不過絕非僅止於此。

縱使西方國家是提倡人類安全與國家保護責任的先趨，卻已漸漸不願將其對世界主義的付出，導向為提供聯合國和平行動所需要的軍隊，反映出西方列強普遍無意投入具世界性思想的軍事作戰行動趨勢。

惟此種世界主義化的過程，不見得能符合適當的軍事實務轉型。儘管有類世界主義的國家軍隊功能出現，以敵人為中心的戰鬥、保衛國家對軍事實務仍有極重要的影響。

貳、內容概要

本書本質上以世界主義實踐的構想為重心，以檢視在國際關係中軍事作戰行動趨勢，試圖以跨國道德關懷為基礎的軍事實踐，以及如何將世界主義轉為軍隊進行有關平民保護與人類安全任務的方法。藉由各章一系列環環相扣之論點進行詳述，透過提出軍事部隊實務與轉變，發展出對此挑戰的因應作為，期能發揮世界主義安全作用。

第一章、世界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中的復興，在於檢視世界性軍隊論點所處的社會與政治背景，冷戰結束時世界主義思想的復興，以國家保護責任與人類安全的方式呈現，而且近年來兩者似乎皆已逐漸獲得國際的接受。本章認為這些概念性、背景性與實務性的契機，導致有關社群、安全、道德、責任及軍隊角色這些新觀點。

作者認為新萌芽的世界主義願景，以及基本上仍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現有方法與手段，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而良好「國際公民」的概念涉及將道德責任融入國家利益、國際秩序及廣大人類社會的國際議題，因此兩者之間緊張關係的協商與解決，可能仍是世界主義實踐的核心問題。

第二章、軍事正統論與戰鬥傳統，檢視限制世界主義作用範圍的戰鬥傳統與軍事正統論概念，本章認為戰爭傳統上代表國家作戰且組織與裝備相似的武裝部隊相互進行，戰爭視為透過一方的勝利而終結。在此觀點中，安全與軍隊作用，係建構在對國家的關係，以及保護其社會不受外敵侵犯。然而以敵人中心的邏輯，還有可能導致保護平民與人類安全行動預定受益人受害的傾向，基本上仍限制了世界安全任務的戰鬥效力。

在軍事任務日益偏向世界主義的背景下，戰鬥傳統顯得問題重重；諸如人類安全與國家保護責任等構想一旦廣獲接受，未來將會經常接受更多此類任務。事實上，對已知敵人進行高影響力戰鬥，可能將深化武裝政治行動與反應的文化。

西方國家軍隊已意識到戰鬥的限制，並發展人道救援、和平行動與穩定任務替代行

動，或許算是面對這些批判的初期因應作為，並且納入各國為軍方參與人道救援與維穩行動而制定的國家軍隊準則與指導原則。

雖然保衛領土不受以國家為主的威脅，已成為現代西方國家軍隊的重要功能與核心競爭力。此種對國家自我安全與福祉的集中關注原本即有悖於世界主義精神，必須培養世界主義服務精神，並將軍事部署任務範圍，擴及包含更適合有關人類安全與國家保護責任行動的實務。

第三章、混亂的世界主義，檢視反恐戰爭期間，世界主義與戰鬥之間問題重重的遭遇。世界主義倫理溶入西方國家外交政策契機始於冷戰結束後出現，開啟了軍事干預與保護人權之間連結，這種情勢創造出有利於拓展世界主義道德思想，以及重新思考安全論述的環境。在政策方面，可發現世界主義構想已表述在人類安全議題與國家保護責任，而兩項議題似乎逐漸出現在西方國家外交對話與外交政策語言中。

「類世界主義」的反恐戰爭辭令促進解放、人權與道德團結，以及將此種辭令轉為實際作為的方式之間，存有極大的差異。其中最顯而易見的措施，就是大量應用戰略暴力與使用具高度影響力的戰技。訴諸戰鬥代表世界主義／自由主義自我與敵對且非自由主義他人之間二分法的明確實現，後冷戰時期自由國際主義霸權加上美國的軍事優勢，導致美國提倡類世界主義外交政策者明顯偏好武力，與世界主義思想外交政策者心中信仰的願景格格不入。

即便在如此明顯的世界主義重要時刻，世界主義倫理與人類安全構想，在碰上自由干預主義與21世紀初的反恐戰爭時，卻經歷了困難險阻。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以及2011年利比亞干預行動，皆說明類似世界主義道德論述，如何被用以支持西方國家進行武裝干預。儘管人類安全議題與國家保護責任，已一再成為實施作戰行動與反叛亂計畫的理由。這兩種行動對於世界主義安全承諾的實行毫無助益。

因此擁護具世界主義思想的外交政策者，必須意識到世界主義訴求與實務之間可能存有極大差異，以及對其道德立場完整性的後續影響。解決這項問題必須要有自省式的世界主義，並且能完全符合具世界主義思想的政策實務政策實行的最終結果，以及他人經歷這些政策與這些政策影響他人福祉的方式。

第四章、重新將世界主義構思為軍事實務，說明世界主義願景與軍事干預之間問題重重的關係。解決此一疑難關係的有效手段，依世界主義路線重新構想軍事實務，而非假設傳統軍事部隊可作為達成世界主義目的的手段。

運用高影響力作戰追求類世界主義目標，顯然無法反映出對預期受益人的可能後果，從後海珊時代伊拉克實施自由和平企圖及2014年夏季伊斯蘭國的判亂，證實自由和平在伊拉克環境中的基礎相當薄弱。

如欲執行世界主義任務時進行自我反思與對話，則必須發展跨文化微對話社群的運作架構，跳脫作戰傳統的框架，並影響世界主義原則轉化為軍事實務其中一項，是將國內社會維安法則與國際軍事干預行動結合，以擴大社區權力與團結一致隱含意義為前提。

當全球社會維安轉換為平民保護行動或人類安全的背景時，應置重點於干預軍事部隊與當地平民團體間互動與協同合作，目的在共同挑戰並克服長期政治暴力不安全與侵犯人權等問題。所謂國內社會維安構想中明顯可見的重要原則，對全球社會維安的構思提供實用基礎，第一是運用同情、理解與對話的秩序協商而非脅迫與政治暴力的手段，第二是融入當地公共服務而非遠離社群的部隊，第三是透過對話溝通重建現況及預防衝突。此種轉變實際上可能創造出更適合當地，且更有可能促進永續和平建構活動。

第五章、聯合國：構想、能力與世界主義軍隊，聯合國自創始以來，即已扮演穩定國際秩序守護者與主要普世人權提倡者的雙重角色。當代維和行動，已成為共同試圖於激烈國內衝突期間，保護平民免受大規模暴行犯罪危害的同義詞。

傳統維和行動的「三合一」原則之一，是需要得到國家和地方政治行為者的同意，以提供維和行動合法性，然傳統維持和平原則無法因應不斷擴大的任務，以及執行這些任務時的複雜環境，導致維和人員最後無法預防種族屠殺等暴力行為。

為解決當代維和行動範圍擴大而發展的新世界主義軍事實務，從2000年「聯合國和平行動小組報告（布拉西米報告）」，可見聯合國維和行動作法於當地朝向平民保護、和平建構及採取果斷態勢。

儘管聯合國緊急和平部隊計畫在提升聯合國實現人類安全目標能力的討論有著鼓舞人心貢獻，但目前仍受到某些重大限制的困擾。若無會員國提供大量持續性財政與物質支援，較長期和平建構或衝突預防計畫範圍成效將更加有限。無論聯合國自主部隊是否存在，其作業能力及預劃活動能否符合或至少不威脅重要會員國的利益，從國際關係觀之，國家利益計算仍然是影響安全理事會決議草案成功或失敗關鍵因素。

第六章、建構世界主義思想的國家軍隊，在缺少聯合國常備部隊情況下，具世界主義思想的國家軍隊，較可能成為承接未來世界主義安全工作的候選者，並且最有可能由

西方國家開始，主要是世界主義進化的進程已在世界主義目標與國家利益交會之處展開，並取決於兩者協調一致程度。

從西方干預主義無法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社會中發展積極和平，加上平民承受的傷害，以國家軍隊作為世界主義議題代理人可行性恐將面臨更大的挑戰。以美國現況證明為例，調整優先要務，避免高度且長期性干預行動，轉而強調美國民事國力－外交、海外援助、經濟合作和談判的功能，明確將軍事工具視為眾多工具之一，而非首要重點。

另外，「遠距世界主義」實行自2011年後變得更加明顯，在西方國家外交政策論述提出積極投入平民保護與弱國安定行動的背景下產生，惟限制對外行動企圖與進行這些行動所需的物質資源。空中武力與保護國人免遭風險已成為遠距世界主義重要運作模式，而第二項要素是普遍依賴當地代理人達成類世界主義目標。

儘管美國與英國傳統上是對聯合國維和行動較為謹慎且較無意願的兩個國家，卻已進行某些實質性的準則創新，並發展出可能適合世界主義思想行動的專業軍事技能，這些做法倡導自我反思、跨文化理解、對話與談判技巧、武力適度作用，以擺脫使用與作戰有關的壓倒性武力。

第七章、結論，本書發展出的概念係將社會維安原則轉化為作戰軍事實務，亦即全球社會維安的構想，其目標在進一步協調國際對地區（當事國國內）衝突因應作為的普遍性與差異性。

重新構思後的世界主義軍隊願景，將以漸進式的秩序協商為基礎，而不是透過脅迫與使用武力達成反應式的鎮暴，儘管使用武力仍為世界主義軍隊的選項。

在建立專責保護平民與更廣泛促進人類安全的聯合國自主軍隊方面，目前各國的興趣似乎有限。即便提出建立此種自主式部隊的構想，亦需要各國有意願建構並支援真正世界主義的軍隊。

建立一支專為參與平民保護或人類安全相關行動而接受訓練與配備的軍事部隊，對於使國家軍隊更適合執行世界主義軍事任務而言將有莫大助益。

參、心得體認

本書檢視軍隊世界主義化經歷，以及對人類利益而行動的軍事部隊發展提出研究看法。儘管人類安全與國家保護責任已在外交對話及軍隊世界主義化的過程皆有重要影響，代表世界主義安全的規範性願景及軍隊作為世界主義安全工具，能否成功將理論轉變

為實務及行動，本書並未提供解決前述所有難題的方案。

各國軍事制度及其作為本質上以國家作為安全參考對象的構想，而國家軍隊的主要任務為保護國家領土完整、主權及文化與社會價值不受外來干擾。由於世界主義化過程導致了自我與他人間的界線模糊，因而人類安全與國家保護責任等觀念反映出世界主義安全觀點的要素。

雖然軍事部隊戰鬥傳統主要功能——追求國家利益或保衛國家安全，仍是當今西方主要國家軍隊主要發展方向，但從20世紀末以來，西方世界境外軍事行動(包含維和行動)武器載具朝向高精準度武器技術發展，顯然受到道德價值觀與國際法約束，促使軍事行動方案更加慎重、務實及合法性。

另外，國與國之間戰爭的軍事部隊，亦可用來有效保護脆弱的平民，惟檢視國家軍隊採取行動保護人民的可能方法，更需要倡導以世界安全實務來解決暴力現實，尤其敵人是掠奪性社會形勢而非容易辨識之組織力量的情況下，戰技並沒有太大的用處，除非立即或明顯的武裝危險。

本書提到世界主義作為軍事實務的願景，指的就是全球社會維安，主要是指受內戰影響社會與普遍實行社會維安的先進西方民主國家之間有明顯差異，如何有效反映後普世道德立場並調整軍事實務，以對話為基礎的社群維安軍事實務，可促進干預部隊與當地人民進行更有效的交往，進而化解與衝突本質及可能解決方案有關矛盾觀點及不信任感。

以基本人權為考量的世界主義軍事實務，顛覆傳統軍事作戰行為準則，進而發展出國家安全外，必須肩負保護人類安全任務的國家軍事部隊。另外世界主義的實踐，有助於在較為抽象的道德爭論因素、人道干預、戰鬥及重建實務經驗間，構成概念溝通的橋樑。

本書試圖說明軍事部隊朝向世界主義角色轉變的困難之處，在於以敵人為中心的戰鬥、保衛國家對軍事實務仍有極重要影響。但也誠如書名所示，世界主義軍事實踐可能是現階段及未來確保武裝部隊與人類安全，從事國際維和行動及軍事干預，所須努力方向及實踐願景。